

# 伺母日记

每天早晨我都会准时到公园散步，微风习习，精神抖擞。而且，天气晴朗，心情也很好。公园里的人们都在享受着美好的早晨，有的在晨练，有的在散步，还有的在聊天。公园的环境非常优美，空气清新，让人感到非常舒适。公园里的花坛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，五颜六色，非常美丽。公园的湖面上，游船来来往往，给公园增添了不少生气。公园的设施也很完善，有健身器材、儿童游乐场等，方便市民休闲娱乐。

格致文库

曹乃谦著

# 伺母日记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伺母日记 / 曹乃谦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 
2016.7

ISBN 978—7—5378—4731—5

I . ①伺… II . ①曹… III . ①散文集－中国－当代  
IV 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2978号

书 名 伺母日记

著 者 曹乃谦

责任编辑 马 峻

装帧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—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—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 0351—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wyw.com>

E-mail [bywycbs@163.com](mailto:bywycbs@163.com)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 6.875

字 数 117千字
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378—4731—5

定 价 4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，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003	出行
012	过河
021	杀狼
035	讨饭
050	返乡
065	爷爷
071	七姈
078	护犊
085	寻母

094 治病  
106 耍孩儿  
115 相片

## 第二辑

126 伺母日记（上篇）

## 第三辑

158 伺母日记（下篇）

002-

第一辑

丁巳年夏  
計良雅書

賓客

江

游

重霽

乙未年夏  
計良雅書

## 出 行

当炕的煤油灯头“突突突”跳了三下，换梅说，跳喜呢，跳喜呢。她这么一说，把怀里的娃娃给说醒了。娃娃没哭，睁开眼看她。她赶紧又把身子左一下右一下地慢慢摇晃，就摇晃就低声地哼着自己编想出来的调调，“噢，噢，睡觉觉。有人问动出村了。噢，噢，睡觉觉。有人问动上山了。”她在炕头坐着，灯光把她的影子打在身后的墙上，那影子也在跟着她一摇一晃地摇晃。摇着摇着，怀里的娃娃又睡着了。换梅把娃娃卧在炕上，在娃娃的脑门上亲了一口后，就开始做准备。

炕上的娃娃叫招人，是个男娃，七个月大了。

招人不是换梅的，是隔壁院六嫂的。六嫂的男人和换梅的男人是重叔伯弟兄，爷爷的爹是一个人。

换梅很小心地把锅里的小米汤倒在铜瓢里，倒的时候，尽

量不要米。娃娃还小，她怕娃娃喝的时候让米颗儿把他给呛着。她抓了一把白砂糖加进米汤里，就用筷子搅。搅了一阵后，吮吮筷子头，又抓一把砂糖加进米汤里，再搅。搅搅，再吮。觉得行了，就放下筷子涮水壶。这是把日本军用水壶，是她跟男人要的。她男人叫曹敦善，在外头跟日本鬼子打游击。春天男人走的时候她说你把这把水壶留给我哇，我出地锄田的时候好装水。男人就把水壶留给了她。

她把水壶涮了又涮，涮了又涮，直到闻着没有了铁锈气才放心。她怕有了铁锈气娃娃不喝。她用勺子把米汤灌进水壶里，擦净，拧好盖儿。掂了掂，水壶沉甸甸的。她笑了。心说狗日的小日本儿真日能，看这水壶做的。她把水壶放在炕上，从泥瓮里够出早就准备好了的吊床。她家没有箱箱柜柜这样的东西，泥瓮就顶是箱箱柜柜，有啥也往这里头放。

她这个吊床实际是块白布。这块白布实际上原来是个洋面袋。她把它拆开后洗净了，又在四个角儿缝上八根布带，四根长的四根短的，做个吊床。她把吊床展开，把四个角的四根长带子抻了抻，觉得很结实，就放心了，又去做别的。她从泥瓮里摸出个鸡蛋大小的麻纸包儿，也没往开打，只是用手攥了攥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。这里面包着洋烟膏，是最有用的东西。又能治病又能换钱。她又从锅台下的灶坑底掏出个油纸卷

儿，里面卷着二十个银元。她找出块包花布把洋烟、银元、白糖，还有后晌就蒸好了准备着当干粮的白面馍馍裹在一起。掂了掂，也是沉甸甸的。她又笑了。心说有了这就饿不死。她又从泥瓮背后够出一根铁钎，这是她从娘家带来的。做姑娘的时候，她拿着这根铁钎，就敢在夜里看田，无论是狼还是坏人她都不怕。

十三岁那年的一个半前晌，她爹要担着瓜到各村去卖，临走时吩咐她说你甭出来，看狼的。她说我不怕，你走你的。她爹说叫你甭出你就甭出。她说噢，我不出。她爹给瓜房的门口外头堵了两捆干树枝，担着瓜走了。不远处的树丛后早就躲着一只狼，是只绿灰色的母狼。见她爹走远了，那狼就钻出来，围着瓜房转了几圈后，就跳上瓜房顶，四个爪爪齐使劲，用力地刨。它这是在吓唬里面的小孩，只要小孩一哭，它就要跳下来，扑撞堵在门口的树枝。它不住气地刨，直刨得房顶都露了亮儿，都能闻嗅到里面的人的味道了，可还听不见娃娃的哭声。它哪会知道，里面的娃娃她根本就不怕。她心里机明，只要你你不从门口进，再刨房顶你也下不来。怕有土坷垃掉在头上，她靠后墙圪蹴在小土炕上，两手紧紧地攥住铁钎，缩住脖子看房顶。露亮儿的窟窿眼儿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大，有的大得都能看见狼的肚皮了。这时她骂了一声“爷日你灰祖祖”的

同时，身子往起一用力，手中的铁钎狠狠地冲上捅去。尖利的铁钎刺进了狼的肚皮，又从脊背穿了出去。狼痛得一声一声嗷嗷叫，一下一下地想跑，可就是跑不了。穿进身子里的铁钎和房顶的椽棒绊住了，跑不了。它越跑越痛，越痛越跑，可咋跑也跑不了。她在房里紧紧地抱住铁钎不松手，热乎乎的血顺着铁钎流下来，又顺住两条胳膊流在了她的身上，她还是不松手。后来她觉出那血越流越少越流越慢了，她还是不松手。再后来她觉出房顶的狼已经不动弹了，可她还是抱住铁钎不松手。直到听见是爹爹在门外面往开搬树枝捆，她才哇地放开声嚎哭起来……

泥瓮后还有把大片刀，是她男人打日本鬼子时的武器。他有了二把盒子后就把大片刀留在了家里。可大片刀太显眼，这次她不拿，只拿她的铁钎。她坐在炕沿上，像磨刀似的把铁钎在鞋底绑上磨蹭，直到磨得铁钎在油灯底下能看出闪亮儿才住手。她出了屋，站在当院抬头看看，三星快正了，也就是说快半夜了，该睡会儿了。她返进家，抱起娃娃接着，嘴里“唏唏唏”地打着口哨，让他在地下撒了一泡尿，然后吹灭灯，上炕搂着娃娃睡下了。

她心里装着事，横竖睡不着。鸡叫头遍的时候，她干脆又爬起身，点着灯，把锅里剩下的三碗稠米粥全都吃进肚。用尽

微風子  
秋雲

子余

水滿



癸巳三月

量小的声音洗了锅碗后，她出院给草驴把那半捆黄苗莜麦扔在跟前。她已经给它扔过半捆了，她要叫它吃得饱饱的，吃得腿肚子硬硬的，这样出路。喂完草驴，她又返回屋一宗一宗地从头清点上路的东西。她一下子想起个该办的事。她把馍馍和白糖取出来，用笼布重新裹成一个卷儿，这样就可以用来给娃娃在路上当枕头了。做完这一切，她就单等着天麻亮的时候动身起程。

娃娃的哭声把她惊醒，一看，天已经大亮。她急了，一边哄娃娃一边骂自己。

日你灰祖宗，咋闹呀？

走不走？

走！

一准是老天爷该叫这件事发生。街上有几个人，地里也有几个人，但都离得很远。他们只看见她赶着毛驴出了村，好像要到村外去放驴，可没看见驴肚下的吊床，更没看见吊床上头有个娃娃。

一准是老天爷该叫这件事做成。吊床上的娃娃本来是醒着，可他却一声也不哭，任凭吊床一悠一晃地把他悠晃出村。

出了村，她头也不回就一跃身上了驴背。屁股上挨了一拳

头的小草驴，“咯噔咯噔”颠着碎步，过了一个村又一个村，一路向北跑去。

走出有二十里，她“吁吁”地让驴停下来。按原来的盘算，她要一路都骑着驴去大同，可她走着走着又改变了主意。她觉得让人家的娃娃和驴都丢了那就太不好了。

她弯腰看看，她的招人在吊床里又给睡着了。她嘴里“招人，招人”地呼唤着，解开捆拦着招人的那四根短布带，把他从驴肚下抱出来。招人睁开睡眼，冲她笑了一下就又闭住眼睛睡着了。

看了看，白馍枕头包还在。她把吊床从驴身上解下来，跟草驴说你回哇。草驴看她，她把草驴往返回的路上推推，用铁钎照它的屁股打了一下说，回去。草驴听了她的，迈开步向前走，可它就走就回头看她。她扬起铁钎大声喊说，回去！草驴这才尥开蹄子朝南跑了。她知道，六嫂家的驴也是全村出了名的灵。她相信，它准能在吃晌饭前回到家里。

她坐在路边的一个树墩上，从肩膀卸下军用水壶摇了摇，拧开盖儿，含了一口里面的甜米汤，嘴对嘴地喂招人。招人顾着睡，不咽。她说，不吃甭吃，快快走。她把白馍枕头用吊床包好斜挎在右肩，把米汤水壶斜挎在左肩，把铁钎斜插在怀前的裤腰带上。摸摸肚里揣着的银元和洋烟，紧紧抱着熟睡的招

人，大步大步地向北走去。

这一天是公元 1949 年的 8 月 26 日。

这个叫换梅的女人，当时是三十一岁。

这个叫换梅的女人，就是我妈。

她怀里抱着的招人，那就是我。

王維

隨意春芳歇  
王孫自可留

寫

王維詩

小説

王維

## 过 河

我上边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。不论说长相不论说机灵也不论说为人，我们这几个孩子在村里是拔了尖的。半岁的我更是人见人爱，谁见了都想跟我亲亲。可人们都感到奇怪的是，除了换梅，我从不让外人抱。你要是硬抱的话，我就两手使劲推你的脸，抓你的头发，你再不把我放下的话，我就张开大嘴要嚎哭。可唯独见了东隔壁院的这个换梅，我却是主动欠着身子，张开胳膊，咿咿呀呀地叫着要找她。这让结婚八年还没有娃娃的她很受感动，也就更加喜爱这个眼睛大的小招人。出地前，她总要先过西隔壁院抱抱我才走。从地里回来，她也总要先进六嫂院看看我后，这才回自己家做饭。就连黑夜睡觉前，她也不例外地要来和我要耍才回家，要不的话，她夜里连觉也睡不好。我要有病，她比谁也着急。病要好了，她比谁